

飢餓的郭素娥

路翎

七月新叢

胡寧
編輯

饑餓的郭素娥

路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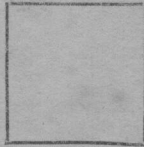
希望社印行

七月新叢

饑餓的郭素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路翎

編者：胡風

發行所：希望出版社

代售處：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再版

序

路翎這個名字底出現，是在前年的這個時候，但從那時到現在，他完成了十個左右的短篇，一個寄到香港在這次戰爭里面被丟掉了的長篇，以及現在這個中篇。

在這些里面，路翎君創造了一長列的形象：沒落的封建貴族，已經成了「社會演員」的知識份子，純真的青年，小軍官，兵士，小地主，小商人，農村惡棍……，但最多的而且最特色的却是在勞動世界里面受着錘鍊的，以及被運命鞭打到了這勞動世界底週圍來的，形形色色的男女。在這些里面，不是表相上的標誌，也不是所謂「意識」上的符號，他從生活本

身底泥海似的廣袤和鉄蒺藜似的錯綜里面展示了人生諸相，而且，這廣袤和錯綜還正用着蠢蠢躍躍的力量澎漲在這些了算太小的篇幅里面，隨時隨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因為，既然透過社會結構底表皮去發掘人物性格底根苗，那就牽一髮而動全身，生活底一個觸手糾纏着另一些觸手，而它們又必然各各和另外的觸手絞在一起了。

由于這，在路翎君這里，新文學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現實人生早已向新文學要求分配坐位的另一些人物，終于帶着活的意欲登場了。向時代底步調突進，路翎君替新文學底主題開拓了疆土。

在現在這一篇里面，他展開了用勞動、人欲、饑餓、痛苦、嫉妬、欺騙、殘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愛、夢想所織成的世界；在這中間，站着郭素娥和圍繞着她的，由于她底命運而更鮮明地現出了本性的生

關於她，作者自己有過這樣的表白：

郭素娥，不是內在地壓碎在舊社會里的女人，我企圖「浪費」地尋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強力，個性底積極解放。但我也許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國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魯迅先生底作品里所顯現的。我祇是竭力擾動，想在作品里「革」生活底「命」。事實許並不如此——

「郭素娥」會沉下去，暫時地又轉成賣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

但我看，事實許並不「並不如此」的。郭素娥，是這封建古國底又一種女人，肉體的饑餓不但不能從祖傳的禮教良方得到麻痺，倒是產生了更強的精神的饑餓，饑餓于徹底的解放，饑餓于堅強的人性。她用原始的强悍碰擊了這社會底鐵壁，作為代價，她悲慘地獻出了生命。

但她却擾動了一個世界。——張振山站了出來，但這個從殘酷的「」懂得了解放的堅強的工人却沒有能夠救他，因為他連自己底一切也一併「解放」了，對於這世界實際上還是一個沒有執着的飄泊者。但他却不能不

走了，奔向了未免帶着疑問號的「看我老張……夠不夠朋友」的前途。海清站了出來，但這個只是從殘酷的過去帶來了執着的，穿着工人服裝的農民也沒有能夠救她，因為他連自己底仗鈍習性也一併執着了，對於這世界還是一個不得已的追隨者。但他却不能不死了，由于這執着所產生的一種懷戀的力量。……張振山底性格是鮮明的，但作者底筆尖還帶着欲進又止的疑慮，而魏海清却一直向前，兩個環境里面的看似矛盾但却融貫無間的心理動態，活生生地照出了他底靈魂。在這兩個人物里面作者得到了輝煌的成功，或者竟超過了郭素娥本人以上。

郭素娥死了，她底命運却擾動了一個世界。走的走了，死的死了，當兵的到前綫去了，做工的上礦山來了……，而這勞動世界底旋律，帶着時代底負擔，帶着被郭素娥底慘死所擾起的波紋，却在輝煌的天空下面繼續前進，在它中間有老人底頑健，小人底堅實，青年長工底強壯的手臂和堅持而冷淡的面容，抱着憂慮也抱着希望投了進來的青年農婦底溫暖的淚光

和善良的心地……。就這樣，作者寄付了他底悲悼和希望；在目前，似乎他也只能這樣地寄付他底悲悼和希望了。

這並不是說他對人生抱着聽其自然的態度，恰恰相反，他底着力點每一步都放在祖國底明天，也就是他底人物們底明天上面。因為這，他有時甚至情不自禁地有了顯得性急的表白，例如這裏面的小冲和青年長工，這兩個明天的人物，就不曾在應有的形象里面出現，但在主線上，他底筆有如一個吸盤，不肯放鬆地釘在現實人生底脈管上面。他所追求的是節節帶着血痕的生活真理，不是抽象的灰色結論，更不是騙人的熱鬧故事。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剛過二十歲的青年作家底可驚的情熱和才力，同時也就看到了被圍繞在生活觸手中間的，有時招架不來的他底窘迫。

而從這里也就產生了他底創作方法上的特點。他不能用只夠現出故事經過的繡像畫的線條，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徵底神氣透出的炭畫的線條，而是追求油畫式的，複雜的色采和複雜的線條融合在一起的，能夠表現出

每一條筋肉底表情，每一個動作底潛力的深度和立體。他自己曾帶着疑慮說過，「我越寫越弄不清楚什麼叫做小說了！」這是爲生活內容探求相應的形式的呼聲，也是無法不從形式傳統跨過的呼聲，一個明眼的讀者當不難看出這裏面的苦鬥底痕跡罷。這當然還只是一個開端，猶如他對生活的追求還只是跨進一步一樣，展開在他底前面的還有不止一個的高坡，例如一首史詩底交響樂的構成和那裏面的每一個語言底音響和色澤，就都是的。像後者，他已在對話里面顯示了不少放着光芒的例子。

生活的洪爐養育了作者（我底意思是，養育了作者的只能是這生活的洪爐），他當能在這洪爐底燒鍊里面得到應有的完成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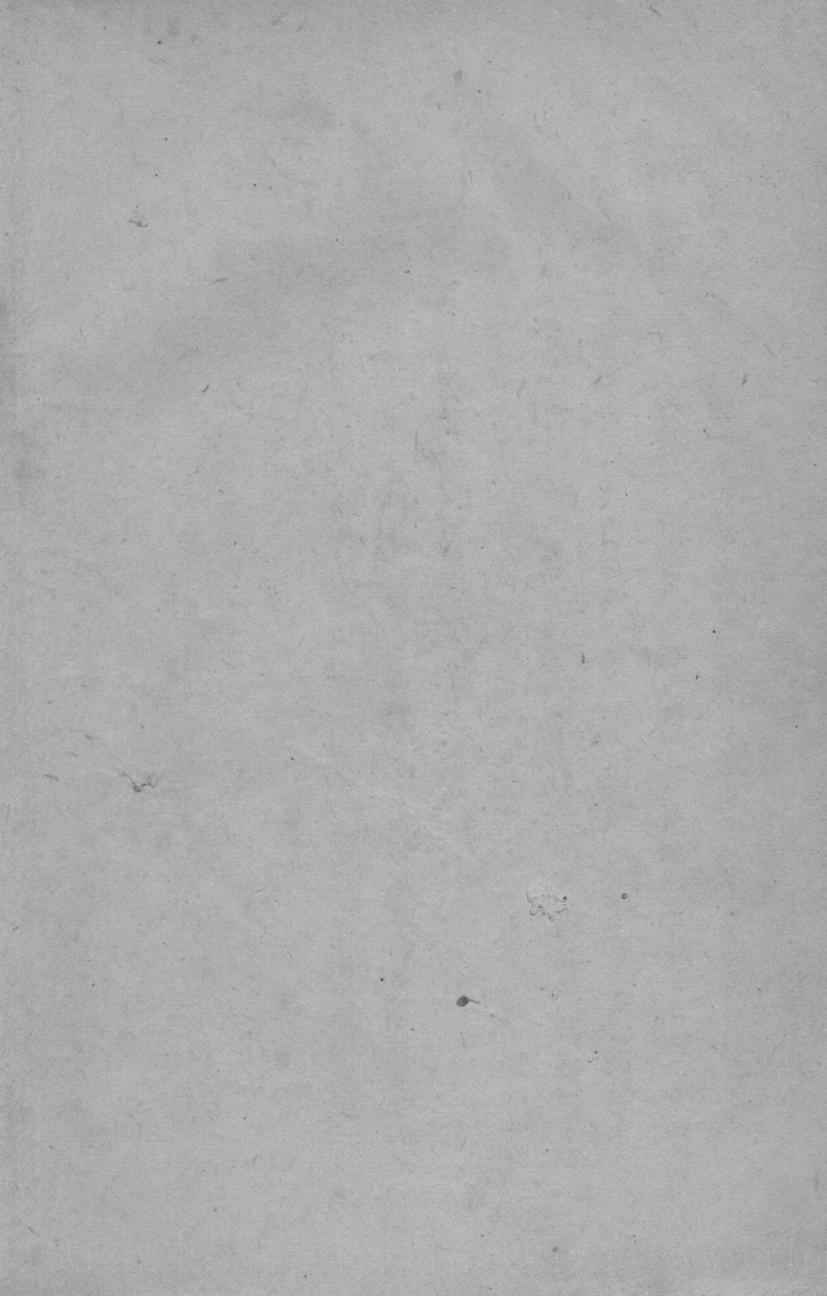
向文壇，向讀者，我說出了這個介紹的誠意。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于桂林之西晒樓。

胡風

饑餓的郭素娥



在鐵工房底平坦的屋脊上，白汽從蒸汽錘機底上了鏽的白鐵管里猛烈地發着尖銳的嘶聲噴出來；夜快深的時候一切都寂靜了，祇有那大鐵錘底急速而沉重的敲擊聲傳得很遠。深秋的月亮在山窪里沉靜地照耀着。

和鐵工房並列的較大的一座同樣長方形的灰屋子是機器房；它底工作已經停止，車床和鑽眼機在被昏暗的燈光所照耀的油污的烟霧里沉悶地蹲伏着，閃着因烟霧底凝聚和滾動而稍稍浮幻的嚴冷的光輝。剛剛下九點鐘的晚班。年青力壯而且也願意竭力忘去灰黯的生活，在這樣清爽的夜晚尋一些準備帶給沉重的睡眠的肉體底愉快的機器工人，這時儼散在兩列屋子之間的廣場上，以堅毅而輕鬆的姿勢打着太

極拳，一面在嘴里輕微地吹嘯，交換着溫和的咒罵和友誼的粗野的玩笑。張振山從機器房里走出來了。他對散在廣場上的人底娛樂顯得漠不關心，僅僅以一種望向河流底曖昧的彼岸似的眼光瞥了一下最前面一個人底努力張着大嘴的圓臉。他底寬肩的笨重的軀體，在正前面的機電房窗楣上的燈光底映照下，移動得異常迅速，而且帶着一些隱秘意味。有一個瘦小的身體從房屋底平整而稀簿的暗影里彎着腰躍上兩步，截住他，用羨嫉的惡意的小聲喊：

「張振山，又去了！」

張振山像躡在牆壁上一股突然停住脚，狠毒地嗅着鼻子，瞪了這瘦小的人形一眼。但在躍上一個小土丘之後，他又因爲某種想頭而回過頭來，用那種像從空木桶里發出來的深沉的抑制的大聲回答。

「小狗種！楊福成，我明天請你喝一杯！」

被叫做楊福成的乾瘦的漢子發出了一聲興奮而又惶惑的大笑。但當他困惱於不能從一瞬間突然交迸的各種情緒里，反射出一句對對方講是十分恰當的話的時候，

張振山已經越過土丘，鑽到一叢矮棚里去了。他酸酸地吐了一口口水，屈辱似地煩惱地搔着骯髒的厚髮，以後就在破工服上擦擦手，把手攤開，神經質地做了一個表示空無所有的姿勢。連打拳的興致都沒有了，他歎了一口氣，獨自走到工人澡堂側的小酒灘面前，一面用手在荷包里摸索。……

現在，鐵工房底打鐵的聲音和蒸汽底嘶聲也靜止了。張振山順着峭陡的小路爬上山巔，經過礦洞底風眼廠，彎到一個叢生着雜木的山坳里去。在一座破舊的瓦屋背後，他尋着了豬欄旁邊的他已經很熟悉的一塊長石頭，坐下來，開始抽煙，等待着十點鐘的上夜工的汽笛。

在隔着一個圓頂的土峯的右邊山脚下，是閃耀着燈火底環節的卸煤台，是精力盡的勞動世界——是張振山底生命里的最富裕的一部份；而在他所面對着的左邊遙遠的山脚下，那些寧靜地映着月光的水田，那些以虔誠的額對着天空的小山巒，那些充滿芬芳的暗影的幽谷，却使他皺起嘴唇，感到陌生的甜適、焦灼、和嫉妒。他用這樣的姿勢坐在這裡現在是第六次了；在十點鐘的汽笛拉了以後，像一匹野獸

一般撲到面前這瓦屋里去，現在是第五次了。

……劉壽春，那個患着氣管炎的鴉片鬼在門前的土坪上誰也聽不清楚地咒罵了幾句之後，就摸索着通到風眼廠的小路，下到礦區裏去。送着他的，是他底女人郭素娥從屋子里發出來的一聲怨毒而疲乏的歎息。張振山推開了門，把結實的身軀顯現在微弱的燈光里。

「我來了。」走到桌邊，他聳一聳肩膀，露出一個堅定的微笑，說。

郭素娥睜大修長的疲倦的眼睛望着他，彷彿他是一個陌生人似的。但是當她擲一擲頭髮，把手下意識地抬到臉上去時，這眼睛里就一瞬間被一種苦悶而又歡樂的強烈的火焰所燃亮。她迅速地站起來，走到門邊，扯起敞開一半的上衣底裏幅醒鼻涕，然後又用手揩掉，一面向門外探望著。

張振山露出潔白的大牙齒，以彷彿濛着烟火的眼睛貪婪地瞧着女人底露出在衣幅裏的、褐色的大而堅實的乳房。

「他下去了。」扶着門，郭素娥嘶啞地說，然後俯下頭。在亂髮的雲里，她底

臉突然歡樂地灼紅了。

張振山在小屋子里笨重地蹣跚着。在關上門的時候，他抓住了扶在門邊上的女人底發燙的手，猛然地擲了一下，然後又把她底整個的軀體拉攏來。

「怎麼辦呢？」郭素娥戰慄地問。

「就這樣辦！」

在這粗野的回答之後的一秒鐘，屋子里底僅有一根燈草的油燈就被張振山底大手所撲熄。灰色的陰影在戰慄；郭素娥發出了一聲夢幻似的狂亂而稍稍帶着恐懼的嗚咽。

*

郭素娥是陝南人。父親頑固而貪慾，因此也極能勞作。他用各種方法獲取財物，擴充他底薄瘠的砂地，但一次持續的可怕的饑饉，終於把他們從自己底土地驅逐了出來。就在郭素娥以後住的這山叢里，他們又遭過了匪。父親因為拚命保護自己底幾件金飾，便不再顧及女兒，向山谷里逃去，以後便不知下落了。郭素娥，在

那時候是強悍而又美麗的農家姑娘。她逃避了傷害，獨自淒苦地向東南漂流。但她繞不出這叢山，在山里驚惶地兜了好幾天之後，她才發覺自己還是差不多在原来的地方。她饑餓，用流血的手指挖掘觀音泥，而就在觀音泥底小土窟旁邊，她絕望地昏倒了。……兩天後，她被一個中年的男子所收留，成了他底檢來的女人。

劉壽春比她大二十四歲，而且厲害地抽着鴉片。在那時候，他是還有一份頗有希望的田地的。他是還能夠搶到一些包穀，足以應付饑荒，在鄉人們面前誇耀的，但五年之後，便一切全精光了。郭素娥現在遠離了故鄉和親人，墮在深淵里了；她明白了她自己底慾望，明白了她底平凡的生活底險惡了。

四年前，工廠在原来的土窖區里，在山下面建立了起來，周圍鄉村底生活逐漸發生了緩慢的波動，而使這波動聚成一個大浪的，是戰爭底搔擾。厭倦於饑饉和觀音泥的農村少年們，過別一樣的生活的機會多起來了。厭倦於鴉片鬼的郭素娥，也帶着最熱切的最痛苦的注意，凝視着山下的聳張的礦區，凝視着人們向它走去，在它那里進行戰爭的城市所在的遠方走去。